

卷之四

三傳辨疑卷第十三

成公

元年春無冰

穀梁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
 冰矣加之寒之辭也案穀梁於桓八年正月以夏正言也
 今又似以春為冬豈不自相戾哉其不加之寒之辭不可
 曉范氏解曰於寒之中又加甚亦不可曉要之本無
 義理強為之辭耳蓋無冰者冬行春令而溫煥耳安有
 有甚寒而無冰之理

三月作丘甲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丘使也

劉氏曰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

使丘民作甲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
休所譏春秋當為惡其使囊為工亂中民之業爾然則當
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立民作甲井民獨
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穀梁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
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
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陳岳氏曰
農工商為一丘作甲是使世人皆作甲以為非正矣謂士
之淺歟劉氏曰審為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云井作甲
邑作甲農作甲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愚謂穀梁得公羊之說而衍之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民秋王人來告敗在秋書

當以經為正其以徐吾氏為茅戎亦未必然

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
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啖氏曰若晉敗王師而

何懲勸乎陳岳氏曰安可謂嫌晉之敗王師是掩惡也如
設獨曰戎猶不可也全曰茅戎則我之別種明矣所以
諱之則茅戎敗王師其辱甚於晉矣而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不諱敵敗為親

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孰敗之晉也案不
製言之體當如此耳非為尊者諱也春秋有曰我師敗績者
此魯史之辭也亦非為親者諱也其曰晉敗之辨見公羊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

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勝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春秋凡取邑必書今經無見杜氏亦曰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氏曰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

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同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多與之邑非仲尼之言也大夫之邑有制豈可以多與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纓齊師會

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內也君不使乎大

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

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

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

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前斬於是斬逢丑父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衰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藏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帥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寵反魯衛之侵地使

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寵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其畝是則士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眊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衰婁而與之盟劉氏曰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王嘗吾既言之矣且曹何獨無大夫也非也春秋不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士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夫何哉公羊又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比其行使乎大夫

何伏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今
兩國治戎將知軍君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于柴林實
趙盾之師言晉師不可言晉師者君不晉師大夫故可
言晉師不可言晉師者君不晉師大夫故可
使乎謂大夫言既謬也夫以愚謂公羊言晉師足矣乃其
而案左氏云公羊則微會于齊若其事之信否則大夫與
登而左氏又云公羊則微會于齊若其事之信否則大夫與
盟齊師必至而具齊楚則好為前此晉盟吾與楚爭
孫許同戰左氏又云公羊則微會于齊若其事之信否則大夫與
師為鞏之戰以爲郤克同齊楚則好為前此晉盟吾與楚爭
與地而公羊謂之為郤克同齊楚則好為前此晉盟吾與楚爭
稍實於公羊故其傳聞固不同矣然左氏嘗見國史敘事
多取左氏云

穀梁曰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
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鞏去
里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丘
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
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伐北鄙
教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
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駟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耕使
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
侯之駟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

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
使耕者盡東其母則是終士齊也不可請一戰壹戰不
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
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趙氏曰春秋之作所以辨邦
此與招二大夫也愚謂穀梁曰日其悉也無事不見於經
不謂之一大夫也愚謂穀梁曰日其悉也無事不見於經
者春秋一大夫也愚謂穀梁曰日其悉也無事不見於經
曰以吾之四大夫師者未嘗不日也豈悉也無事不見於經
往將舉曹伯以當之乎其曰曹無大夫辨見公羊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重器備槨有四河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
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居生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居於惡也何臣之為案衛
而葬僭天子之理則此事
或有之然非本義不錄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曰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後弔焉哭於大門之門衛
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非本義
不錄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子蜀

左氏曰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

強寇之外楚師侯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案楚師侵蜀魯人賂齊公衡為質皆與經意不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

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晏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王氏曰左氏以為卿不書畏陳鄭誠畏於晉矣然楚人秦人孰晉之畏哉况下文云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豈可謂反畏乎晉哉此乃自

相子盾之說愚謂蔡景許靈果從楚伐衛經當書曰楚蔡
陳鄭侵衛不應獨稱鄭師也又如蔡許預盟經亦書列
舉蔡許之君左氏謂乘楚車而不書又引君子曰以證
之何足據哉夷狄猶夏君子所惡况公子嬰齊專兵哉
而左氏又引君子曰以贊之其附會至北
公羊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劉氏
不識此語得貶云者
竟何事也吾欲聞之
穀梁曰楚大無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楚其稱人
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問月則地會不地
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
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劉氏曰穀梁曰其曰公子何也亢也非也向者及處

父盟去處父之氏以明亢今此夷更益嬰齊之氏亦以明
充二者孰能別之乎且穀梁以明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
進也狄雖見經而尚未得氏以明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
及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稟貶亂矣何以為春秋
又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丙申公及楚人患人來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此乃兩會各自書地乃其理
矣何申之有愚謂穀梁意謂前書公子嬰齊為驕則為
公不得其所後書楚人為屈則為公得其所以此地會
地盟附會穿鑿反亂經者以迷後學辜孰甚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後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與皇成如楚

獻捷葉氏曰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晉本以救鄭而師自

晉侯伐鄭傳曰為邲故也安有更七年而復討乎此蓋
為二冬楚師鄭師侵衛故爾非討邲也愚按鄭敗諸使
知之師經當有見
左氏妄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

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案宣公初

時謂之新宮魯史因而書之要之謂之宣宮亦可也夫

又三日既稱其謚矣何必不忍言哉杜氏崔氏得其旨矣

以其反常也獻可得其旨矣又新宮災不特記災而已

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追迄不

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成公無譏

書以其常事故也今書則成公不免於譏矣豈可謂

夏公如晉

左氏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公始除喪事伯主以天

氏以意拜汶陽之田豈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此訓話或然但不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存耕趙氏曰

時而左氏曰且尋盟非也蓋左氏見聘而盟故自為

此言耳春秋所

公羊曰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此有

而以解

穀梁曰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及之者臣

及之者君及之則君為王臣及之則臣為王穀梁乃謂
不言及者為國與之非義也徐邈謂不言及謂凡書來
盟者也然則何關於晉衛之盟而盟附其說于此乎凡盟
有使欲之者有我欲之者有兩欲之者春秋未有書求
者何必也
發此列乎

四年夏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非不義不錄

秋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其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非不義
不錄

鄭伯伐許

左氏曰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冷敷之田案許人敗鄭師鄭取鉏任冷敷之田於經無見且鄭三伐許此未必

因許敗
鄭師也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穀梁言反曰來歸不知以反為出邪

為歸
寧邪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此會大夫專政別有所謀

耳逆女而會
未可信也

梁山崩

左氏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

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

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康侯胡氏曰左
於禮文備矣而未紀其實夫絳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
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焉
恐懼脩省欲銷去之貴也徒舉其文
而無實以先之何足弭災變乎

公羊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
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劉氏曰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

案河三日不流妄也其言為天下記異則然矣已見沙麓崩茲不再錄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過
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
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
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柰
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何
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
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
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劉氏曰穀梁此

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尊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邪。愚按河三日不流。縞素哭之。而祠焉。斯流矣。乃齊東野人之語。夫山崩未必塞大河。素縞哭而祠之。豈有即流之理哉。使實塞河。經當有也。然則輦者之言。初非與禮初無妙理。伯尊為揀善哉。取為已善。孔子亦何必譏伯尊為揀善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左豈以次年魯衛侵宋而為此言歟夫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曰季文以葦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子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楚氏曰傳意以

楚子所立者非也宣十一年楚自邲戰回作先君宮告成事若然煬宮復何謂乎劉氏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宮之宮以武宮為武軍杜氏之語要之二說皆非左氏欲解經誤武軍為武宮此難以通者也遂取

公羊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公羊謂

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此承公羊之餘而又畧者也

取鄆

左氏曰取鄆言易也辨見宣九年取根牟

公羊曰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若諱亟則不如勿書既書之何必去邾而為諱乎

穀梁曰鄆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臯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葉氏曰此事與經絕不相類經書衛而不書晉如杜預言晉不告或可也二國既同侵宋何為反自相襲據伯宗言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然晉侵宋師過衛境而襲之然亦不得言晉衛侵宋傳之言首尾自相戾愚按又如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同侵宋經亦當書以見諸侯引夷狄猾夏矣今經但言衛左氏皆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

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厚
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
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也寶公室乃貧
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
子如晉賀遷也劉氏曰晉之遷也必告于魯魯則往賀
矣使晉不告魯安得而賀之今晉告而
遷經不書何邦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魯無賀者猶
書于策晉為盟主魯所服事遷國而賀何以不書也意
者晉實無遷事乎

晉樂書即師救鄭

左氏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
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
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
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蔡之有焉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
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欲
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也
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與
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

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杜氏曰為八年晉侵蔡傳愚
牽彼售此也夫受命救鄭而遂侵蔡豈為無辜
春秋豈不可書而經無之乎此其可疑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鶩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鶩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
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
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
過矣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
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

然劉氏曰又有繼之辭也此亦常耳何足又多解人曰
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亦文當如此非故緩也又言其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亦致遠者微矣豈為免有司
明鬼神享德所以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于南郊未
乎又曰免牛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于南郊未
必然也雖禮典散戒不可考校至月於牛衣人衣服如未
傷則不復在郊牛稷為牛必皆在滌三滌者留以須後郊
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不穀梁所說玄衣纁裳何
休所說盜天牲也為養生不謹非也天豈而享僭哉
天示譴也說者以為養生不謹非也天豈而享僭哉

吳伐郟

左氏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
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

矣凡左氏言君子曰者皆自為之言也此其稍近理者也其引詩則無義

冬大雩

穀梁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曰衛定公急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

晉返戚焉案左氏言晉返戚則是以戚出奔乎然則左氏妄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曰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

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居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劉氏曰此直書其事耳亦何

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如齊侯遂能

穀梁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劉氏曰此直記事以

無所用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歸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

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
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南大獲焉案樂書果之
今不書是無其事也又案左氏謂楚師還晉侵沈是指
六年楚伐鄭晉救鄭之時是時左氏但言晉師還而侵
蔡不書侵沈也至此又言侵沈獲沈子揖且樂書從而知
韓范之言何必於此追頌之乎夫不與楚戰固可取也
苟侵蔡又侵沈則是畏大而弱小也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曰聲伯如莒逆也案嬰齊如莒之後晉魯伐邾安

之言未可據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氏曰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趙氏曰婚禮不
氏曰昏禮而使公孫非也君合禮則常事不書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劉氏曰非也伯
可賈者豈可先事褒之哉姬當此時未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曰見一稱也劉氏曰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
見文元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之葉氏曰女出則夫家以得獨書乎蓋明年復逆其喪以歸杜預謂闕其見出則不書此附會之辭也

衛人來媵

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少倣氏曰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禮難行今不取趙氏曰啖難之誠為當若實異姓則否不媵乎所以先書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年國者九女既足而來媵所以為失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姓一媵則諸侯之姓且若羸曹邾婁媵或不能備矣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劉氏曰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

故盡其事也劉氏曰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春秋備書之所以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愚謂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

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案氏曰夫婦之道既絕則不可

母豈可歸為魯女猶得為我而復為也妻則不為白也

公羊曰杞伯昌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案左氏言請之公羊言脅而歸之經傳皆無所考可逃之意之辭耳備使魯請之脅歸之杞魯之辜亦不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使鄭伯曹莒子杞伯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未詳信否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氏曰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韞奕之五

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此事信否未可知以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案公

謂錄伯姬者謂其賢也使伯姬賢何必錄致女之事乎致女常事爾不足以見伯姬之賢也

穀梁曰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如來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

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曰穀梁言是以我盡之

不葬者以其餘伯姬不相入也即我盡之

入乎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說者云內稱則曰公使季

孫行父受命而出無稱使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

云詳其事賢伯姬若實賢伯姬則致女為伯姬發非譏

魯也若實譏魯則致女為譏魯發非賢伯姬也二者孰能知之乎

晉人來媵

左氏曰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三傳辨並見衛人來媵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案晉殺伯蠲楚侵陳救鄭之事經皆可書者也

而無有焉此其可疑者也

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劉氏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何故諱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君子曰恃陋而不備臯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

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凡此皆左

氏自贊之辭夫不責楚之暴寡而專責莒之無備過矣

穀梁曰其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

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劉氏曰其田莒

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雖夷狄猶中國

之楚亦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

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為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

此是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耳

城中城

左氏曰書時也春秋豈有與其城之理哉但得時者

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劉氏曰非也若不與外民則

何異哉夷狄可謂不外民乎葉氏曰蓋是時楚方伐莒

莒潰楚人入鄆我無素備畏逼而恃城以為守故雖時

猶書非謂時也中城者內城也外城不壞內城壞則內城可不修乎非棄外城之民而不恤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經書五卜郊其義豈止不時而已乃者亡乎人之辭辨見宣三年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

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

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葉
曰晉侯生而立其子禪也歷春秋未見有為此者
審有之亦大事矣經何無異文以義乎凡諸侯出奔
有二君者未嘗不書公會晉侯安知其為晉侯也
一晉侯也經但書公會晉侯安知其為晉侯也
以傳蔽於大厲之妄謂晉侯先有疾不得會故因是
言也朴鄉呂氏曰信經足矣愚謂晉果歸鄭伯二經亦當
書以示義如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僖二十
年衛侯鄭歸于衛或謂歸鄭伯不書則歸鄭伯不書
信歸鄭伯亦誣也既會晉侯鄭伯不書者不立州蒲不
告入也夫成公既會晉侯鄭伯不書者不立州蒲不可
而不書之理而晉何必告入哉

齊人來媵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知三國來媵為非禮曷為又以錄伯姬
言之曷為又以衆多為侈言之

丙午晉侯孺卒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

之不可遠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
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且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存
趙氏曰傳言病在膏肓則有之二豎之語左氏何其誣
邪愚謂景公既食麥而殺桑田巫猶可信也未食麥而
饋人教之亦無是理小臣夢負公以登天事既驗矣馬
得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左氏雜採之以為傳使後人
疑焉然使可信
亦非本義

十有一年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左氏曰卻擘來聘且泣盟

如左氏言卻擘來聘且泣盟則是晉侯使之臨盟經當書

曰晉侯使卻擘來盟今經曰來聘己丑始及卻擘盟則
是本來聘而遂自為盟也左氏不達經意妄為之辭左
氏於荀庚來聘亦曰荀庚來聘且荀盟原左氏意亦有
聘且盟之辭然猶可謂荀庚來聘而尋舊盟故自為盟
也至此云泣盟則是明其
為晉使使也去經亦遠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

劉氏曰晉侯使
及卻擘盟左氏曰卻擘來聘且泣盟也
氏曰報聘且泣盟然則經何以不云泣盟孫行父如晉
文子交盟晉魯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
不識聘禮重邦盟禮重畧重聘禮畧畧盟可也曰
者卻擘之盟又何故不畧乎若聘禮重畧畧盟可也曰
得略盟矣若盟與聘均重書如若晉泣盟豈不明白哉

三傳辨疑卷第十三

三傳辨疑卷第十四

成公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曰十二月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

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始來告故魯史書其來告之日而書其來告之日如其信然魯史之愚也
也馬書其奔晉之日而書其來告之日如其信然魯史之愚也
阻而赴在來親之喪曰其年其月某日非愚而何今道
手抑道其赴之日為死之日乎此不新將道其死之日
出於仲尼之後左氏能知之矣今仲尼亦以起之日其
為赴之日非死之日則仲尼之博學亦能知之矣今仲尼亦以起之日
為死之日則不特魯史之愚又仲尼之愚也吾不知後之君子

左氏乎信仲尼乎又天王出居于鄭尚曰出周公出奔
晉何在其為出而以出為義乎使後之傳春秋者皆捨
大義而為出為義也武成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
在應門之內夫郊在王畿之內應門為天子之宮尚曰
出周公奔而言出何足為義乎夫以天子論道經邦之
三公而至於出奔其舉豈難知而必待加一出字然後
知周公之為自出此也一宇囊賤之弊左氏倡之諸儒
和之而經旨淪沒之由也曰然則王子瑕奔晉月氏毛
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則王子瑕有詳畧仲
尼豈能益之使一朝奔楚皆以周公為自出則王子瑕
氏毛伯召伯之出誰死之手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既知

周公為天子三公則在朝明矣又何從知其自
私土而出邪此非有所據因出之一字生義耳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曰出

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

矣案左氏公羊以出為義則既鑿矣而穀梁又引天王
出居鄭為上下之義則鑿之尤者不足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曰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
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
軍府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玉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
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
志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
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來成十二月楚子使公
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一年宋華元善
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

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偃癸玄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

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淪此

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成故也趙氏曰案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理

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劉氏曰瑣澤成故也案此
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
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手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
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葉氏

曰瑣澤之會杜預謂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然經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見衛侯而不見鄭伯豈傳誤以衛侯為鄭伯歟晉誠欲與楚成既鍾儀謀之於前羅茂諸之於後何與於宋而必待華元合之乎審有是盟當瑣澤之會猶告諸侯而得書西門之盟反不告諸使而不書乎然則瑣澤自魯衛以他事與晉為好無預於楚西門之盟未必有傳但見鄭伯嘗以貳楚執於銅穀故謂楚楚合而聽成遂誤以衛侯為鄭伯爾維言晉鄭至如楚聘且洫盟冬書楚于赤棘晉楚之成實在此晉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楚之成實在此晉愧其求成於楚故不以告是在傳之中而不悟也木訥趙氏曰晉厲初立而衆諸侯自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于此邪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曰敗齊

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類有之矣非特中國與夷狄皆曰敗之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氏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師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若晉侯伐之國告于王而命諸侯伐之其誰不從今以報秦怨而私乞師穀梁反以古人重師言之豈知言也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曰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公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祐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諸朝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

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乎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敵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於戒
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敵之師猶願赦
臯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
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
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後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
引領西望曰庶撫我手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
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
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
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
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

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
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德其德也亦未告我曰秦背
令狐之盟而未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
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
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審諸侯以退豈敢
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
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

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歆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
厥將下軍荀盈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敫御戎
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東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
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劉氏曰左氏有劉康公}
戰于麻隊秦師敗績而經不說然則皆虛也葉氏曰王
卿會諸侯伐未有不書於經者二公誠行安得不書于
杜預謂二公不書兵不加秦也愚按劉子論成肅公蓋格兵
麻隧之勝則非不加秦也愚按劉子論成肅公蓋格兵

言也非左氏所自撰而前後差舛如此豈劉子他日之言而左氏誤引之歟

公羊曰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柰何不敢過

天子也不自京師正譏其為伐秦因朝王耳而公羊乃為天子不敢過天子之都而更造其行是與之也豈不

博哉

穀梁曰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

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論公之如京師論其跡似得禮論其情則本伐秦耳春秋正

譏其似是而實非穀梁乃欲實其似是以為是又以實如為非如變亂是非日月為例之弊一至於此

曹伯廬卒于師

穀梁曰傳曰閱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劉詵

侯死於行則紀其地死於國則不紀其地所以別內外也法則如此何謂閱之

冬葬曹宣公

穀梁曰葬時正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氏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辨見宣元年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成成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許公子喜伐許而鄭伯又伐許至入其郛又許以叔申

之封經何不書之當以經為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曰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

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劉氏曰非也一事

此春秋之常耳非為尊君命故舉事尊夫人故舍族也

何氏曰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合族春秋之法事再見者皆名以省文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

如之挈由上致之也康侯胡氏曰然則娶于他邦而道

或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其國

親迎與迎於館所於禮文不甚明白詳見二年紀履綸逆女然此則譏僑如以同姓之卿逆女故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術以

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

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

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非本義不錄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尤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其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滅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

晉至榿聞君薨家遣殯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

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啖

曰二傳不知有叔躬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故妄說耳愚按以仲嬰齊為歸父弟諸說然不特公羊也其是未可辨唯以仲嬰齊為公孫諸說然不特公羊也似指六年如晉八年如言者則不然耳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劉氏曰

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公孫之子故稱公孫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曰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
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臯且請焉
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
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
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手遂逃奔

宋

邦衡胡氏曰曹伯之臯於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

與齊商人弑舍臯均矣安得畧而不書邪又云會于戚
討曹成公果謀之安得更與同盟邪愚謂左氏載子臧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可信苟國人皆從子臧何不
討殺負芻而立子臧乎且一子臧非有至德其能使國
人皆從之乎其曰成公懼而告臯亦未必然矣弑君之
賊何所忌憚而能告臯致邑乎其曰晉侯執曹伯不及
其民至此觀之此傳都無可信也

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

斷在晉侯也劉氏曰非也若濤塗而非之手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夫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隊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臯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案經無盟晉楚事左氏以此實瑣澤之會而衛又鄭懼楚不暇來即與平故次年有侵宋戰晉之役奚敢報復使子罕侵楚取新石此皆其不然者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曰月卒曰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

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

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劉氏曰非也若以葬夫人則必葬其君莊

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純侯何哉愚謂春秋書諸侯葬者多矣豈皆以葬夫人乎不可通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臯大夫不能治官敢賴寵手乃
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
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
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
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
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
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
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
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溼閉門
登陴矣右師二司寇二宰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氏

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趙氏曰案經文云

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
矣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事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以
復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與蕩同族慙而自去則是
知耻之人後不應卻入彭城為亂考之事理無非乘繆
也如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又曰國亂用兵相次則是仇敵
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朴鄉呂氏曰左氏所載首尾
不實愚謂趙氏之辨足以破愚矣今因循而為魚石反
魚府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
而即討桓族手又蕩山與五大夫皆桓族也何為殺其

一而止其五乎又五族皆宋之六官非其屬也何為出
奔而獨書魚石乎杜云獨魚石告無是理也夫告者宋
人也豈得損四大夫而獨告魚石之名哉又左氏見山
不稱氏故附會其說以為山背其族夫春秋不氏者多
矣如無駭鞏俠溺之徒豈皆背其族者哉先儒紛紛之
說皆本於此信傳之弊也

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離

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

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

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劉氏曰非也一地而再言

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
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戚何以不

殊之又會于申有淮夷亦何以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
愚謂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
故其文不容不然耳義見本義

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啖氏曰重書者既會士燮同往

之何外吳之有徒為
頌迂耳辨又見公羊

許遷于葉

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梁言其地為許復見蓋指楚人遷宿不地而義不在於地
遷皆書其地惟他人遷之有楚人遷者以地而言也凡自

而在於遷人國故也許雖不復見亦書地也然則許之
地何足為義而言之乎其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亦

非所以
辭經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

公羊曰雨水冰者何雨而水冰也何以書紀異也此說

但不若范氏註益明耳

穀梁曰雨而水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此說得一語

億之辭耳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紀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

不稱師王瘝也王瘝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

敗績承末言耳案丙寅朔日食則甲午是二十九日其為

見僖十五年巳卯晦

穀梁曰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則此其敗則也

案此言楚子敗績蓋大畧言其君傷敗耳必解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則拘矣其日日事遇晦近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

自會

公羊曰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見

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劉氏曰非也案成即

年矣豈得云幼哉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云公怨天忿對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耻何苦責之陳岳氏曰凡吏而舊文諱君之惡臣下之體聖人以魯為主從而諱之斯會以公不及鄢陵之戰故

不見公實耻之大而顯書之何也苟曰公幼而不耻凡諱國之惡非獨為君雖曰幼可掩國惡乎公不及鄆陵之戰見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臯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諳明我公之無臯穀梁近之愚案此無執何大夫之致會手言大夫執何以致會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

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

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霄軍之

宋齊衛皆失軍

案經但言齊知而已無宋衛也况侵陳侵蔡事經皆無有左氏未可信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曰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臯乎若有臯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弊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出

以十五年事考之知此傳亦左氏附會之辭觀先君

無乃有臯君有臯則君列諸會矣等語可見也然曹人請于晉之事則有之

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

何易也其易柰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

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其平國而待之外治諸

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秋

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又書曹伯歸自京師將以

正天下大義為後世訓豈暇論其有公子治國而易歸

哉况就不名與不言復歸生義乎

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

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劉氏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

有手且自某歸者明有奉馬耳本不為善不善設也案公穀解不名義見本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

招丘惴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言代公執也

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臯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

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臯

執其君子有臯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臯

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

是執季孫行父案公羊於沙隨之會言大夫執則既妄

沙隨之會也而又言一出師已期而執此公羊之妄一也又案經

被執也熱經所書者一而巳此公羊之妄一也又案經

言公會晉伐宋美非後期而執此行父之公羊之妄二也

又案左氏行父之執本以僑如之行父之譜非乞師不與也觀

僑如奔齊則左氏可信以僑如之行父之譜非乞師不與也觀

矣公羊之妄三也

穀梁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

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陳岳

經書舍之于苕止者言執本之於苕立復於苕止舍之

明不執季孫歸晉也既不歸晉則不書至其下繼曰叔

孫僑如出奔齊蓋諳之不入懼國討而出奔則僑如諳

明矣公羊曰仁之遠矣穀梁曰不得致近之劉氏曰穀

梁以舍為以舍及其所論

皆救辭也蓋不足信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奔齊

左氏曰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葉氏曰

若云逐也僑如以十月奔季孫行父以十二月與卻犇

盟公至自會則方僑如之奔公與行父俱未歸也而誰

逐之手杜預謂公未歸命國人逐之若熱僑如不當以

自奔為文案僑如本與穆姜同謀害公者穆姜在內僑

如若無所畏豈國人所能逐襄公二十三年將盟滅氏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問盟首無曰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此蓋大僑如共盟於後非盟僑如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曰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辜也案公子偃

不可知謂先刺後名皆為無辜則不可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曰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木訥趙氏曰使晉被書而書侵邪黃氏曰此經文之主

謂無但據經文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穀梁曰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此說近是而未說本義

秋公至自會

穀梁曰不曰至自伐鄭何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

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

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

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葉氏曰凡因伐而會伐在會

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穀梁之說鑿矣不必辨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劉氏曰非也五

手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

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手又曰用然後郊明公

羊初未了經意胛如此說耳愚謂公羊不特之說未為

公羊但言不時是得其小而失其大耳魯僭天子郊大夫而

三傳定本

其失蓋相似而劉氏為甚也辨見或問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公羊謂不宜用為非時猶得其一義穀梁徒言其不敬不備何闕於本義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曰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

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案經言伐也非圍也又不書楚救鄭也杜氏乃言不書圍畏

救不成圍而還蓋牽合之論

穀梁曰言不背柯陵之盟也

此說明無所發明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糴服

左氏曰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糴服而

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

傷也言之莫而卒

胃道王氏曰瓊瑰之夢怪而証愚謂夢之怪者或有之然非不義不錄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
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
為大夫然後卒之劉氏曰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
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
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
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
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錄其卒
公後告之乃追錄其卒既追錄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
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
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
謂也愚謂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已公羊則曰將執公也
行父爭之而執行父晉執行父舍之莒丘而已公羊又
曰將執公也行父爭之而執行父今公會單子晉侯伐
鄭於經傳不言後會也公羊又曰將執公而於經無見於事無
之而許之為大夫公羊三言執公而於經無見於事無

稽則既不足信矣且嬰齊於季孫之執奉使請於晉今
又書其卒則其為大夫久矣觀左氏所載范文子曰嬰
齊奉君無私謀國家不貳可見也至此
乃言公始許之為大夫則公羊妄矣

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

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趙氏曰案春秋編年月是書

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乎二傳不達文有錯誤
之理遂妄為說李氏曰經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
壬申在十月十六日也二傳見日之誤故穿鑿以成其
說公羊以嬰齊當絕待君命而卒之然上無出奔之文
穀梁以致公而後書夫史之載筆出必從君卿為股肱
死當思錄不待致而後書社預以為日誤得之今考於
經於月日則舛誤於地則左氏為狸軫公羊為狸軫
穀梁為狸蜃文之差繆無甚於此簡編脫壞使然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曰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案經書在十八年而傳左十七年固已違經矣又若乘書中行偃殺胥童乃自相報復也經當書曰乘書殺胥童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類也魯史豈肯誣晉殺之而書曰晉殺其大夫胥童哉仲尼又肯雷同書之春秋哉又春秋書曰某國殺其大夫某者大凡讖其不請于天子而專殺之而殺之與被殺者之辜則各比事以見焉其有不見其事者則但譏其專殺而已今書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與殺其大夫胥童據經論理不過譏晉之專殺與自折其股肱而已而胥童所載及晉厉多外嬖欲盡之考若三卻之見殺據左氏所載及晉厉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左右故胥童夷陽五長魯矯乘書之徒乘機報怨而已未見民之不與卻氏也向使民果不與卻氏胥童果道君為亂而見殺亦不在書晉殺其大夫之文見義也大凡左氏之自為辭皆不足取者以其徒恃而不識道理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曰十七年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嬖之諛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
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
菽麥故不可立案實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君經當書
其首惡必樂書弒其君州蒲今經但
曰晉弒其君蓋春秋問其弒君之賊名耳然則執公之
事亦不足信也辨見本義若逆周子于京師以下或可
信者但非此事本義不錄

穀梁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穀梁但責君之惡而
忘其弒君之惡非所
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曰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

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

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閔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

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

齊侯使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

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

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

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民禮也案此傳多不可據夫
齊方出兵圍盧國佐

亦從諸侯圍鄭國佐棄軍歸殺慶克又以邑叛齊侯宜
何如乃與盟而復之復之踰年而佐棄命專殺以穀人叛故
左氏又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則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人叛故
也亦非也如國佐以穀叛則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人叛故
國佐與晉人殺棄同辭可也逆賊也當書曰齊大夫殺
且叛逆而立其後使國弱嗣安得謂之理哉其曰國弱
來奔於經亦當書而不書皆其不可據者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

左氏曰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歸復諸侯納之

曰歸以惡入曰復入

其案鄭伯果先侵宋春秋當書以見

書以見楚鄭之舉今皆不書則無有此事也况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四人者未嘗出奔今亦未嘗同入辨

見宋魚石奔楚傳下其案左氏國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為例故劉氏曰今案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也

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復入事與例合者

必言歸以惡入者多不既之從赴則諉之以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况此小禮也若大禮則當朝天子而後及鄰國

氏云有禮所謂非禮之禮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曰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非本義不錄

築鹿囿

左氏曰築鹿囿書不時也華老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馬重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蓋得時猶書也東萊呂氏曰藪澤當與衆共豈諸侯所得而藩之邪不止為書不時也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葉氏曰囿無有不包山林藪澤者既以為非正則凡囿皆當書矣何以言

築不志乎若以為築惟志囿則築邑築臺築館又何以志築天子諸侯皆有囿此特譏其有囿而更築且以也八月後民耳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曰言道也案此為僭謚起文故路寢得正雖為常事而亦書耳春秋無褒何謂言道哉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此為薨于路寢之義然春秋所書則不為此紀實事以起私謚耳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此傳與經絕不合
書經書楚鄭侵宋而傳言楚救彭城經既不
來年而傳言今冬晉侯救鄭豈傳如此之詳且審而經
如彼之畧且訛哉學春秋
者以經考傳之偽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曰書順也案桓公莊公文公卒葬之時弒逆紛
未嘗不書曰葬我君桓公莊公文公也

何獨於葬成
公書順乎

三傳辨疑卷第十四

卷之二